

東觀漢記

二





東觀漢記

(二)

撰等固班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壽

撰者班固等

發行人王長沙南正街五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各埠
商務印書館

記 漢 觀 東

冊 二

編主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東觀漢記卷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卽曰旦蚤與我會上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爲殺羊具食鮪曰身爲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卽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卽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日悉衆出降拜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玄孫祀鮪(案)范書不載徒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卽去之爲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

刀藏馬當胸與此異

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之

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

文德雖行將軍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

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

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上上謂永曰我

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卽拜永諫大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下已定不降何待卽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爲魯郡太

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闢里無故荆棘自闢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闢里無故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格殺之爲司隸校尉時

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
逢城門中道迫使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

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爲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時永爲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爲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案〕永子沈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案〕范書本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爲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苟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爲上黨

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

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

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卽拜邑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

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遣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

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

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

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旣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君長銜命出征擁

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

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

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

天下爲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

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內行邪擊不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

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數爲諫

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俶儻之志。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旣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
吳漢爲大將軍。斬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
苗曾衍時爲更始立漢將軍。更始二年。不惡切懇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幾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擎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疆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蠭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曰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脩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蟊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爲衍觀鮑永之詞與此異衍娶北地任氏女爲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并白明帝以爲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子衍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黃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爲尙書郎時事。豹爲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閼

王閼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閼。乃出爲東郡太守。閼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閼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案〕范書傳元字惠孟。翟

東觀漢記卷十五

列傳十

丁紂

丁紂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紂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紂願附本鄉。或謂紂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與此異。紂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確之地。今紂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爲定陵新安鄉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尙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爲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紂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紂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祖禱。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大江入飽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愴垂涕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肅宗詔鴻與太常

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平御覽作鴻以林論最明儒者稱之數歎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曰白氣上升與燎烟合黃鸝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爲六安國徙封鴻爲馬亭侯日食鴻爲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弑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有闕文案此下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持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秉子官至玄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爲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贍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爲大司馬護軍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吏鮑恢以事到

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鮑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輒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卽收繫惲。難卽害。使黃門脅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歎欵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讐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卽將各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跣追之不及。卽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

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皆齋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歛教曰西部督郵蘇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惲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奉觥歛色慙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歛意少解曰實歛罪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卽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惲不納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惲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惲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健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案〕范書本傳以伋爲扶風茂陵人與此異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

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達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案〕范書本傳。詩河內汲人。建武元年爲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贈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